

伊吾下马崖古城考释*

刘志佳 张飞虎

提 要：下马崖古城，位于哈密向北翻越天山的东部交通要道上。其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便于瞭望，可控制水源长期驻守，兼可屯田，是天山北麓理想的军事要塞。下马崖系由蒙古语演化而来，“马崖”为“摩垓”“莫艾”音译，其地名使用大约经历了摩垓图、多都摩垓、下摩垓、下莫艾（爱）、下马崖的演变过程，而古城建置则与清王朝平定西域，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有关。迟于雍正九年，清军防御准噶尔时在其地筑城驻守。乾隆二十一年，撤哈密等地卡汛，其地划归哈密回民为世业，其城亦废。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曾有南疆拜城百姓随玉素甫迁至下马崖定居，当地百姓至今仍俗称其地为“巴依”“拜”。

关键词：摩垓图 多都摩垓 下莫艾 下马崖 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吾县下马崖乡政府驻地西南约3公里处有古城一座，名下马崖古城。古城平面呈方形，边长101~103米。城内尚存部分房屋墙垣遗迹，布局以南、北城门轴线为中心，房屋多为长方形，屋间有过道相连。^①距古城东北1.5公里有下马崖烽燧一座，烽燧平面呈长方形，墙体系土坯错缝平砌而成。根据其建筑技术及与下马崖古城的相对位置，下马崖烽燧应为下马崖古城附属军事设施。其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便于瞭望，又可控制水源长期驻守，兼可屯田，是天山北麓理想的军事要塞。

至今，该城尚未进行过系统考古发掘，文物部门在普查过程中仅对其开展形制布局的测量，且城内外出土遗物极少，偶见清代钱币或属于清代的小器物。^②因此，关于该城始筑年代，学界尚未给予明确意见。

唐代文献多次提到天山东北部有“墨离军”，其具体方位所在，《旧唐书》有载：“墨离军，在瓜州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马四百匹。”^③林梅村曾指出唐代“墨离军城”即是今下马崖古城遗址，亦是明代乜克力城。^④和田清也认为墨离城就是明朝中期“乜克力”（或“野乜克力”）驻地，位于甘肃边外至哈密北山一带，明代称“麦克零”或“乜克力”（Mie-k‘o-li）。^⑤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天下马崖绿洲地形狭窄，地表缺水，很难容纳“管兵五千人”，且目前并无更多证据表明下马崖古城建造年代早于清代。哈密北山涵盖伊吾、吐葫芦、下马崖、淖毛湖一线的区域范围相当广阔，不管是“墨离军城”，抑或是“乜克力”，将其定位在下马崖古城均需作进一步探讨。

* 本文为延安大学研究生教改研究项目“二重证据法在‘中国边疆与民族’课程中的研究与应用”（项目编号：301240140）项目成果。

①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哈密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93页。

②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哈密地区卷》，第93—94页。

③ 《旧唐书》卷38《地理》，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86页；《新唐书》卷40《地理四·陇右道》：“西北千里有莫离军。”（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405页）

④ 参见林梅村：《稽胡史述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志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⑤ 参见〔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08页。

可以明确的是,根据清代档案文献,清初平定准噶尔时曾在其地筑城防御,“下马崖”这一地名演变与清王朝平定西域,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但是,学界对该城在有清一代始筑与废弃的时间及其历史背景尚缺乏系统考证;清代西域方志及舆图中对其地方位及距哈密道里的描述多有龃龉,相关地名学著作对“下马崖”地名释义亦有混淆之处。因此,仍需要对下马崖古城地望展开进一步考释。

一 “多都摩垓”“德都摩垓”考证

下马崖系蒙古语演化而来。“马崖”为“摩艾(垓)图”“摩垓”“莫艾”“莫爱”的音译,《西域同文志》卷2解释道:

德都摩垓,准语,德都谓上;摩垓,蛇也,其地产蛇,故名。

多都摩垓,准语,多都谓下,地与德都摩垓相属,故分上下以名之。^①

“图”,蒙古语意为“有……地方”,故“摩垓图”意为有蛇的地方。18世纪中叶以前,准噶尔部曾在其地游牧。准噶尔部占据北山与清军及哈密回部对峙时,今上马崖位于对峙前方,而下马崖位于上马崖东北,处于后方。因此,清人史籍中的“多都摩垓”“德都摩垓”应分别为今之下马崖、上马崖。

但是清人地志关于“多都摩垓”“德都摩垓”道里远近的记载,以及在舆图中相应标注的方位与二地实际分布不符,文献档案中“摩垓图”“莫艾”的具体指向也不是很清晰,在二地名使用时亦出现混淆现象。因而,在讨论“多都摩垓”(下莫艾、下马崖)地名演变过程时,必须同时考证“德都摩垓”(上莫艾、上马崖)地名变化情况。

最早对这两地方位的描述见《皇舆西域图志》(下文简称《图志》)卷9《疆域二》:

多都摩垓在哈密城东二百十里,东西皆有泉,源出天山北麓,夹流过多都摩垓,北合流百余里,潴为大泽。

德都摩垓在多都摩垓东北七十里,西南距哈密城二百八十里,东西皆有泉,即塔勒纳沁河之北流也,为哈密东北境。自德都摩垓西北行一百二十里至图古里克,接镇西府界。

塔勒纳沁在哈密城东北二百二十里,土城一。^②

图古里克在呼济尔台东一百四十里,西距宜禾县治二百九十里,又东南行一百二十里至多都摩垓,接哈密界。^③

据以上《图志》描述以及舆图所示^④,多都摩垓距哈密城东仅“二百十里”,德都摩垓却有“二百八十里”。德都摩垓位于多都摩垓东北“七十里”,塔勒纳沁西北距德都摩垓“六十里”,

① 傅恒等纂:《西域同文志》卷2《天山南路地名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影印本,第235册,第26页。

② 傅恒纂,英廉增纂:《皇舆西域图志》卷9《疆域二·安西北路一》,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武英殿刻本,第12页。

③ 傅恒纂,英廉增纂:《皇舆西域图志》卷9《疆域二·安西北路一》,第21页。

④ 参见傅恒纂,英廉增纂:《皇舆西域图志》卷1《图考一·安西北路图一》,第15页。

多都摩垓与德都摩垓均位于塔勒纳沁（今沁城乡）西北，且三地分布在喀尔里克山北侧，这与今地分布、道里远近及相对方位不符。另外《图志》所载“自德都摩垓西北行一百二十里至图古里克”，但在描述“图古里克”一地时，又说“又东南行一百二十里至多都摩垓”，此处德都摩垓与多都摩垓距图古里克道里远近一致，略显混乱。

虽然方位及道里描述有误，但是《图志》关于多都、德都摩垓二地受水的记载与今地大致相当。《图志》认为多都摩垓东西皆有泉，源出天山北麓。而今下马崖气候干燥，地表水资源匮乏，因此需要开挖坎儿井并作为饮用水主要来源。伊吾县现存坎儿井约有 11 道，均分布在下马崖乡，下马崖古城附近就分布有 3 道坎儿井^①，均源自喀尔里克山北坡冰雪融水。

《图志》中认为德都摩垓东西皆有泉，“即塔勒纳沁河之北流也”。对应《图志》中关于“塔勒纳沁郭勒”的记载：“其北流出山亦分两源，东流界塔勒纳沁、德都摩垓之间，行十五里而伏。”^②“行十五里而伏”即是指流经德都摩垓，即今上马崖后不再继续前行。

另外，《嘉庆重修一统志》（下文简称《一统志》）亦记载了这两个地点，其史源与《图志》相同，在传抄过程中亦有错误。《一统志》卷 521 “哈密”条：

属境。多都摩垓，在哈密城东一百十里。德多摩垓，在哈密城东二百八十里，又北至图古里克，接镇西府界。^③

哈密城东一百十里当为《图志》“二百十里”之误，其《西域新疆全图》中所绘“多都摩垓、德多摩垓、塔勒纳沁”^④相对方位与《图志》有别，但仍不够准确。根据图中所示，“德多（都）摩垓”位于“多都摩垓”以东，均位于塔勒纳沁东南部。

根据《图志》与《一统志》关于二地道里与方位的描述，似乎德都摩垓为今下马崖，而多都摩垓为上马崖。钟兴麒亦在《西域地名考录》中指出：“上莫艾，又写作上马崖、上麻崖……此处本是《西域图志》所指的多都莫垓。”^⑤《伊吾县地名图志》也谓：“‘德都’是下部的意义，所以德都莫艾，便就叫作下莫艾和下马崖。”^⑥

实际并非如此，除却《西域同文志》对二地名明白无误的解释，据文献记载，亦可判断“上莫艾”确系《图志》与《一统志》的“德都（多）摩垓”，即今上马崖；而“多都摩垓”相应为“下莫艾”，今之下马崖。如《一统志》记载哈密协营所管 18 处卡伦中收有“上莫艾卡”^⑦，虽然乾隆二十一年（1956）七月乾隆帝曾发上谕：“现在准噶尔全部底定，无庸于此等地方更设卡座，着施恩将德都摩垓、图古哩克地方，仍赏给回人耕种。”^⑧但据《新疆识略》：

① 参见翟源静：《新疆坎儿井传统技艺研究与传承》，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第 22 页。

② 傅恒纂，英廉增纂：《皇舆西域图志》卷 24《水一·安西北路》，第 22 页。

③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21《哈密》，“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第 29 册，第 945 页。

④ 参见《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16《西域新疆全图》，“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 29 册，第 709 页。

⑤ 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820 页。

⑥ 伊吾县地名委员会编：《伊吾县地名图志》，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 年，第 79 页。

⑦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280《卡伦》，“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 16 册，第 1134 页；《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521《哈密》，“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 29 册，第 947 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 517，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甲午，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本，第 535 页。

“上莫艾卡伦，距城二百八十里，附塔勒纳沁城。”^①又，《三州辑略》：“哈密协管理卡伦十处……上莫艾卡伦，距城二百八十里。”^②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奉命赴哈密查勘地亩，亦曰“德都摩垓，即今之上莫艾”^③。可见，文献中的“德都摩垓”即“上莫艾”无疑。

关于下马崖距哈密城道里远近，《西域图志》等文献所记，多都摩垓位于哈密城东仅“二十里”，德都摩垓在多都摩垓东北70里，与实际分布有较大出入，究其原因，可能是与清中期以前多未亲自履勘有关。清晚期之后，有了相对科学的测算，多都摩垓与德都摩垓与哈密城的相对位置的标记才大致准确。尤其在19世纪后期，清朝曾组织过两次全疆性地图测绘活动，其中《新疆四道志》成书与光绪年间舆地图测绘活动有直接关系，有可能是新疆舆图图说的最终依据。^④《新疆四道志》“哈密厅图说”载道：

上莫爱水，在城东北三百五十里。其源出塔勒纳沁城，北阿里铁洛山口。北流三十里至上莫爱庄，分荫营地。下莫爱水，在城东北四百二十里。其源出卡旁泉穴，北流一十余里，分荫营地。^⑤

通过村庄营地受水情况计算，上莫爱庄距城东北380里，下莫爱庄距城东北约430里，这个距离与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所记基本一致。据陶保廉记载，哈密城东至上莫艾旧卡为370里，加上“上莫艾东北行六十里下莫艾”，哈密城东距下莫艾430里^⑥，与《新疆四道志》所记道里基本一致。

另外，《新疆图志》记载也与此基本一致：“沁城稍西有旧城址。东北五十里河源小堡庄，有石城古迹。又东北逾塔什岭，一百里上莫艾旧卡，按：上莫艾旧名德都摩垓，今讹为刺梅花泉。”^⑦加上塔勒纳沁距哈密200余里，又东北50里设有河源小堡^⑧，折算道里亦与《新疆四道志》相同。

且《新疆全省舆地图》标示出的“上莫爱庄”“下莫爱庄”^⑨相对位置，与《新疆四道志》一致，只是是图中文字用“爱”，志文用“艾”，似乎《新疆全省舆地图》与《新疆四道志》的图说有关系。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出版的《旧刊新疆舆图》，虽然学界一直认为是坊间刊本，其中颇多错误，但就其《哈密厅图》中“上莫爱”“下莫爱”，及其与沁城、哈密的分布道里来看，其图说亦应参考过《新疆四道志》。^⑩

① 松筠等撰：《新疆识略》卷3《卡伦》，清道光元年（1821）武英殿刻本，第89页。

② 和宁撰：《三州辑略》卷5《卡伦》，“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93页。

③ 林则徐：《查勘哈密地亩严禁私垦勒索费告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上旬），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6—328页。

④ 参见刘传飞：《清光绪前中期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期。

⑤ 佚名：《新疆四道志》，“哈密厅图说”，“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161页。

⑥ 参见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卷6，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⑦ 王树相筹纂，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卷80《道路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529页。

⑧ 参见《议塔勒纳沁防卡事宜》（乾隆十七年冬十二月癸卯），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54，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英殿刻本，第27页。

⑨ 参见王树相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附《新疆全省舆地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⑩ 参见佚名：《旧刊新疆舆图》，“哈密厅图”，“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

二 “摩垓图”考证

“摩垓图”，根据《西域同文志》，意为“有蛇的地方”。而其地指“多都摩垓”，或“德都摩垓”，史籍并未言明。雍正九年（1731）春二月丙寅，准噶尔分兵侵扰图古里克、塔勒纳沁、哈密等处，阻截营站。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办理军营事宜，曾将肃州驻扎之固原宁夏兵丁2500名，以及拨出口之西安兵1000名，加上凉州兵500名，“驻扎图古里克、摩垓图等处，若北路一有调遣，即将此兵丁从库克托木一路赴阿济卡伦应援”^①。虽然岳钟琪此举被雍正皇帝批为“错谬”，但此4000兵丁似乎并未调离。从雍正皇帝上谕来看，岳钟琪“欲以图呼鲁克、毛垓图，及安西之满洲、蒙古官兵，由无（乌）克克岭合会，夹击贼人”^②，以军营马步车兵约19000余名，“加以安西、甘肃之兵六千名，续派兵四千名”^③，共29000名。可知岳钟琪确曾在图古里克、摩垓图等处驻扎兵营，而此“续派兵四千名”，即岳钟琪所留驻扎兵丁额数，驻兵目的是防准噶尔以大队全赴西路，攻击巴里坤军营。

从岳钟琪哈密布防情况看，此“摩垓图”当为“多都摩垓”。首先，在今下马崖留有清代兵城遗址，从兵城遗址规模来看，足够驻军。“图古里克”（今吐葫芦乡）与“多都摩垓”（今下马崖乡）地势宽阔，足为屯兵之所，且地处哈密北山（喀尔里克山）西进巴里坤的要冲。反观“德都摩垓”（今上马崖），地势不甚开阔，仅适合设置卡伦，不适宜多驻兵丁，且在今上马崖亦未发现清代军城遗迹。其次，“图古里克”与“多都摩垓”均地处喀尔里克山以北。雍正十年（1732），准噶尔兵袭哈密，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援剿击贼情形：“令总兵官曹勳等于西喇呼鲁苏一带扼据险要，相机掩杀。臣又虞贼或由摩垓图、图尔库勒诸路窜入北山，逃遁归巢。”^④“图尔库勒”亦名“吐尔库勒”“托勒库勒”，位于伊吾县盐池乡政府以北2公里处，即“古盐池海”^⑤。从地理位置来看，“图尔库勒”亦位于喀尔里克山北，岳钟琪所虑“窜入北山”，即指准噶尔由“摩垓图、图尔库勒”诸路攻入喀尔里克山。因此从“摩垓图”与喀尔里克山的相对位置来看，“摩垓图”当为“多都摩垓”，即今之下马崖。

由此可以推断，至迟在雍正九年左右，清军便在下马崖驻扎兵营，而下马崖古城亦可能在此时修建。雍正十三年（1735），撤大军，还哈密。陕西总督查郎阿奏：“哈密、巴里坤路隔南山大坂，两地各留兵二千……设汛莫艾、舒鲁逊、大坂等处。”^⑥塔勒纳沁河源为塔勒纳沁要口，应于驻兵中拨200人驻河源小堡，“于莫艾、舒鲁逊大坂等二处各设斥堠，拨兵瞭望”^⑦。而

① 《以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折奏军营事宜》（雍正九年春二月丙寅），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2，第12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104，雍正九年三月丙寅，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73—374页。

③ 《训饬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等》（雍正九年春二月乙亥），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2，第14—16页。

④ 《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奏报援剿击贼情形》（雍正十年春二月庚子），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9，第5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为“窜出北山”，系“窜入”之误，参见祁韵士等奉敕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8《哈密回部总传》，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武英殿刻本，第8页。

⑤ 参见冯志文等编著：《西域地名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2页。

⑥ 祁韵士等奉敕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8《哈密回部总传》，第10页；清绿营兵最基层的单位称汛，汛兵设卡守望的地方称卡伦、卡汛或卡。卡伦是满语“karun”（边境警卫、国境监视队、前哨）的音译，参见秦树才：《“汛地”原义辨》，《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第118—119页；马长泉、张春梅著：《清代新疆卡伦制度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页。

⑦ 《议西路驻兵事宜》（雍正十三年夏六月丙子），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38，第4页。

《东华录》记载却为“于莫艾舒鲁孙、大坂三处，各设斥堠”^①。那么此处存在一个问题，设汛“莫艾”是指“德都摩垓”，还是“多都摩垓”？

乾隆十六年（1752），清军在哈密设卡布防，从天山西北之乌克克岭，正北之东大坂，及东北之河源小堡等处，均可大队行走，并挖沟筑栅。而塔勒纳沁距哈密200余里，向来派兵驻扎，但地势颇低，尤其是北山一带由“上摩垓可绕至哈密城”，从塔勒纳沁瞭望不能有效防御，因此只能选择高处设防，且“由坡子泉、金钩峡可直抵桥湾，瞭望俱不能及。是上摩垓等处尤为紧要，现亦各设防卡”^②。可见“上（德都）摩垓”才是理想的设卡地点。乾隆二十年，哈密回部兵百人从西路军征达瓦齐，伊犁定，撤归。陕甘总督黄廷桂奏，哈密贝子玉素甫呈称：“从前哈密人耕种德都摩垓、图古里克等处地方，仍请赏级耕种等语。”^③乾隆二十一年，乾隆皇帝发布上谕：“哈密生齿日繁，准噶尔全部底定，哈密属巴德都摩垓、图古哩克地不必复设汛哨，其仍给回民为世业。”^④据此可以判断，“莫艾”即是指“德都摩垓”，即多都摩垓地当筑城屯兵，德都摩垓适合巡哨防守，但均于乾隆二十一年撤军后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

另外，除哈密一处“摩垓图”，伊犁亦有一地称为“摩垓图”，需要略作区分。《西域图志》卷13在“伊犁西路”下列有“哈讨、摩垓图、哲克得”等地：“摩垓图，摩垓图在哈讨东北一百里，库克乌苏、哈喇勒两河之间。哲克得，哲克得在摩垓图东北八十里，逾河至其地。”^⑤《西域同文志》卷1亦将“摩垓图”放在“伊犁西北路”条下解释。因此，在哈密与伊犁均有名为“摩垓图”的地方，应系准噶尔部游牧时的命名。

三 下马崖“拜城”称谓由来及行政归属

根据伊吾当地民间艺人口述史材料，“在350余年前，曾有新疆拜城的维吾尔族奴鲁孜等叔侄三人到关内经商，途经伊吾县下马崖乡时，被当地优美的环境吸引，决定在此建立家园，又将远在千里之外的拜城的家眷接到此地”^⑥，由于思念家乡，便将其地命名为“巴依”，即“下马崖”。《伊吾县地名图志》亦曰：“维吾尔语称此地为‘巴依’，即拜城，意为富饶。约二百多年前，南疆拜城人最早迁入此地定居，所以人们习惯称拜城人住的地方为‘巴依’。”^⑦《伊吾县志》进一步指出下马崖是当地维吾尔人最早聚居的地方，并由此逐步向其他地区扩散，开发了整个伊吾。^⑧

上文已述，在18世纪中叶以前，该地曾是准噶尔人游牧的地方。而事实上，南疆维吾尔人迁入此地，应该与哈密回王玉素甫随清军在南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有关。乾隆二十三年（1758），王玉素甫请兵随大军赴南疆平叛，得到乾隆皇帝嘉许，并诏授领队大臣。在平叛过程中，“赛里木、

① 蒋良骐撰，林树惠、傅贵九点校：《东华录》卷32，中华书局，1980年，第542页。

② 《筹画未尽事宜》（乾隆十六年冬十月乙酉），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53，第34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517，乾隆二十一年七月甲午，第535页。

④ 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1，第14—15页；祁韵士等奉敕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8《哈密回部总传》，第12页。

⑤ 傅恒纂，英廉增纂：《皇舆西域图志》卷13《疆域六·天山北路三》，第12页。

⑥ 王建朝：《从三重语境管窥伊吾县下马崖乡维吾尔族“苏乃孜”的当代文化变迁》，《乐起田野：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传统音乐研究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⑦ 伊吾县地名委员会编：《伊吾县地名图志》，湖北科技出版社，1987年，79页。

⑧ 参见伊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伊吾县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29页。

沙雅尔回人乞降，玉素卜抚其众，携从军营近地，愿留者以户籍献”^①。取库车、阿克苏等城后，“阿克苏城守有绿营旗兵一千余名，令副将定柱等管领。乌什、赛里木、拜有贝子玉素富及丑达分领”^②。清廷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玉素甫因从征有功，清廷册封其为郡王，大批维吾尔人由天山以南迁入当地，在适于农牧的乃楞格尔（前山）、吐尔库勒（盐池）、图乎鲁克（吐葫芦）、阿达克（苇子峡）、下马崖、诺木托罗盖（淖毛湖）等地从事农牧业生产，哈密回王曾在当地设官治理。^③

但是，在行政归属上，一方面，下马崖为哈密回部札萨克所领。如《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下文简称《表传》）卷108《哈密回部总传》曰：“哈密回部，邑十有三，曰苏门哈尔辉……曰下莫艾，曰上莫艾……皆哈密属，今设札萨克领之。”^④另一方面，哈密直隶厅对其地亦有管辖权。

据《表传》载，乾隆二十一年，“哈密属邑德都摩垓、图古里克地不必复设汛哨，其仍给回民为世业”^⑤。这里所谓“给回民为世业”，并非意味土地全归哈密札萨克所有。但哈密最先归附，多次承受恩赏，便有循私之辈，将《回部王公表传》影射附会，以为哈密土地曾奉恩旨免粮，即混指为回王私地，以致于有“所有新田皆系现任札萨克承袭郡王伯锡尔私垦专利，喝阻民人不得耕种”的纠纷。^⑥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等查阅《表传》后，对伯锡尔侵占土地的行为痛加驳斥，认为“该处地土随在由官拨给，非札萨克所得自私……德都摩垓，即今之上莫艾；图古哩克，即今之土古鲁，专指二处给为世业，则此外之非世业可知”^⑦。

根据林则徐调查结果，德都摩垓（上莫艾、上马崖）应为“回子世业及历届报部册内指明回庄地方”。由此判断，多都摩垓（下马崖、下莫艾）并非报部世业，甚至概系官地，实际上亦可视为清廷对哈密回王领地的限制。因此，《清国史》卷198《地理志》“哈密直隶厅”条，将属邑“十有三”，改为“十有二”，保留有下莫艾^⑧，将上莫艾从属邑中移出。至新疆建省以前，哈密王统治机构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形成上、中、下三级组织形式，哈密王统治机构系统中有4个行政区及所辖27个小区，其中就包括下马崖区（伊吾六区之一）。

清末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西域考察行程中，曾记载过哈密回王领地以及村落分布情况，在哈密至巴里坤的路上，南山口以东与东北的山里的居民点中有“罗姆 Lom，从阿达克引水（回王的土地，流放地），1 durag 区；巴伊 Baj，罗姆以东，1 durag 区”^⑨。1914年，

① 祁韵士等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卷10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祁韵士著，刘长海整理：《皇朝藩部要略》卷15《回部要略一》，第350页。

② 《参赞大臣舒赫德疏奏起程策应日期》（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戊寅），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66，第17页。

③ 参见伊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伊吾县志》，第316页。

④ 祁韵士等奉敕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8《哈密回部总传》，第11页。

⑤ 傅恒纂：《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1，第14—15页；祁韵士等奉敕撰：《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08《哈密回部总传》，第12页。

⑥ 参见《查勘哈密地亩严禁私垦勒租索费告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上旬），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第326页。

⑦ 《查勘哈密地亩严禁私垦勒租索费告示》（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上旬），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5册，第326—328页。

⑧ 参见《清国史》卷198《地理志》，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嘉业堂抄本，第3册，第487页。

⑨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330页。“罗姆 Lom”为今淖毛湖，蒙古语称“诺木托罗盖”，意为弯弓山，当地维吾尔人沿袭蒙古语称谓并简称为“诺木”（参见伊吾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伊吾县志》，第28页），即马达汉所谓“罗姆 Lom”。另根据日记内所载其实际考察路线，马达汉提及的大部分村落他本人并未亲履其地。

斯坦因(M. Aurel Stein)新疆考察时,亦称“Bai,这就是我的目的地”^①。马达汉与斯坦因提到的“Baj”“Bai”均是指“巴依”,即今下马崖。西方探险家的调查,基于当地百姓的采访,因此,其调查报告中并没有使用下马崖的官方称谓,而使用民间俗称的“巴依”或“拜”。

在1922年至1928年哈密回王领地政权组织中,下马崖区设“米拉甫”“胡尔马”“毛提子”各一人。^②1929年,金树仁于淖毛湖、下马崖、吐葫芦、盐池分设稽查局。1935年下马崖为伊吾设局属下六行政村之一,1950年改为区,1953年撤区为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1984年恢复乡建制。可见自民国以来,“多都摩垓”“下莫艾”等名称不再使用,其建制地名改为“下马崖”,并延续至今。

四 下马崖与清代天山东部的交通

从哈密翻越天山有四条通道,中间两条,东西各一条,东道是从沁城经小堡、上马崖至下马崖,由下马崖向西达巴里坤。东道略远,却是天山以北通向河西或经蒙古草原到达京、津等地的主要通道之一,在特定时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康熙五十年(1711)以后,清军陆续在哈密布防。康熙五十五年,清军陆续屯巴里坤,并设立巴里坤大营。由于清初与准噶尔部和战不定,巴里坤屯营亦时办时停。至雍正七年(1729),准噶尔部再次侵犯,川陕总督岳钟琪督师进驻巴尔库尔,布置天山东部防御。^③雍正八年,清军始在喀尔里克山北图古里克等处驻扎军营。^④

准噶尔叛军主要在两个方向侵扰哈密与巴里坤,一是袭扰哈密迤西之乌克克卡伦、以北库舍图卡伦,阻碍哈密至巴里坤军营之路。^⑤二是从多都摩垓(下马崖)翻越北山,穿越德都摩垓(上马崖),逾塔什岭向南袭扰塔勒纳沁、袭扰喀尔里克山南一带,并进而沿山南西南行侵袭哈密城。因此,清军于多都摩垓、图古里克驻扎军营,向西对袭扰库舍图卡伦、乌克克卡伦的叛军起到夹击之势。雍正九年,岳钟琪布防军营时就明确指出:“以图呼鲁克、毛垓图,及安西之满洲、蒙古官兵,由无(乌)克克岭合会,夹击贼人。”^⑥另外,驻扎多都摩垓,向南能有效预防准噶尔叛军翻越塔什岭侵扰塔勒纳沁,向东防止准噶尔侵扰喀尔喀,向东南亦有效预防小股叛贼沿喀尔里克山最东端袭扰甘肃。可见,清初对下马崖的经营系清军在天山东部防御体系重要一环。

由哈密城至下马崖构筑的防线核心在塔勒纳沁,经塔勒纳沁东北翻塔什岭可至上莫艾、下莫艾。口外出关的道路亦大致如此,如由肃州出嘉峪关至巴里坤,“约三百五十里至柳沟堡,柳沟

①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66页;[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译:《踏勘河西走廊古遗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33页。

② 参见刘世玉:《哈密回王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哈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哈密市文史资料》1989年,第2辑,第87—88页。

③ 参见赵璐、王连旗:《康乾时期巴里坤屯垦与西北边疆安全》,《塔里木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④ 参见《驻哈密办事郎中文保等奏报准噶尔人出没巴里坤哈密等处已将各卡伦内移增添兵丁严加防守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册,第5页。

⑤ 参见《驻哈密办事郎中文保等奏报哈密碧流图卡伦被劫并增兵严加防守等事折》、《内阁学士班第奏总兵樊廷击败准噶尔兵旋即与库舍图会合并派人赴巴里坤军营报告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1册,第2—4页。

⑥ 《清世宗实录》卷104,雍正九年三月丙寅,第373—374页。

至哈密路行三百三十里至东长流水，东长流水行六百三十里至上莫艾，又五十里至下莫艾”^①，再由下莫艾西去巴里坤营城。另外还有一条由野麻湾至巴里坤的古道，行1630里至巴里坤，亦经上莫艾，翻越北山至下莫艾，是清中期后自野麻湾出塞至西域之路。

实际上，自乾隆朝平定准噶尔后，下马崖这条线路的重要性便已减弱。由哈密翻越北山至巴里坤，时常由上马崖折向图古里克，再西行至巴里坤，而不再经由下马崖中转。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亦指出这种选择：“又东北逾塔什岭，一百里上莫艾旧卡，折西一百三十里土古里克。”^②

对下马崖这条道路在河西同天山最东端地区关系史上的作用，斯坦因曾有过精辟论断，“就普通的交通与军队转移来讲，它的重要性从来都是无法与穿越北山的安西—哈密道相比的”^③，且耗费的时间几乎是安西至哈密道的两倍。但对一些悍匪来说，这条道不会有太多障碍，甚至小规模部族迁徙也可能会沿着它走。尤其在特殊情况下，这条线路仍体现出有重要军事意义。如同治“回乱”期间，河西至新疆的交通遇到阻碍，清政府在长城以北经内蒙古的阿拉善、额济纳到新疆巴里坤一线设立新台站，下马崖的防御重要性亦显现出来。同治十一年（1872），肃州“逆匪”攻向哈密东山，“由马鬃山分股扰至下莫艾地方，经文麟派令统领魏忠义等带队追剿，斩馘甚多，生擒回逆马乙麻木正法，匪党出哈尔山向东北逃窜”^④。光绪元年（1875），为反击阿古柏入侵，左宗棠奉命西征，所需大批军粮、物资，有一部分即由瀚海商道驼运进疆，送到巴里坤与哈密，下马崖为新辟粮道的必经之地。^⑤

伯希和（Paul Pelliot）从新疆到沙州考察时，曾路过哈密。在其于1908年2月3日自沙湾子写给法国地理学会的信中提到，俄文地图曾两次出现“Khadamoutamou”的地名^⑥，并将这条小路与汉文地图中最偏东部的一条联系起来，但根据对音原则，这个地名应该是“Khâtoun-tam”的误写形式，耿昇的译文为“多都摩垓”^⑦。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在哈密考察时，亦曾提及“当我们正在犹豫是否要探查第二处遗迹 Khotun-Tam 时”^⑧，收到柏林电报，被要求赴喀什噶尔协助格伦威德尔。

据伯希和记载，“Khâtoun-tam”两个相邻地名为“黑具玛（Qochmâq）与乌拉台（Oulataï）”^⑨。据《哈密厅图》所示，如果“Khâtoun-tam”为“多都摩垓”，其位置不可能与“黑具玛”与“乌拉台”相邻，与其相邻的应是“芨芨台”，而芨芨台的哈密维吾尔语方言正是“Khotun-tam”（xotuntam）^⑩。

① 嘉峪关市史志办公室：《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126页。

② 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卷6，第376页。

③ [英]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第1卷，第771页。

④ 《清穆宗实录》卷344，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乙酉，1986年影印本，第528页。

⑤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哈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哈密市文史资料》2009年，第12辑，第232—236页。

⑥ Paul Pelliot, *Chronique, T'oung Pao*, vol. 9, No. 4, 1908, pp. 630-631.

⑦ 参见[法]伯希和：《从新疆到沙州的考察记》，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西域史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162—163页。

⑧ 此处译者仅标出 Khotun-Tam 的汉语发音“廓图坦”，并未指出具体是何地名。参见[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刘建台译：《新疆地理宝藏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⑨ 根据《哈密厅图》（参见王树相筹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附《新疆全省舆地图》”），黑具玛应在其标出的“黑什玛水”附近，乌拉台应为图中所示之“乌拉台沟”。

⑩ 艾买提·艾合买提：《浅谈哈密土语中保留的一些古语词——以〈突厥语大辞典〉为例》，《北方文学》2019年第11期。

相对而言,斯坦因1914年对天山东路考察的目的就很明确,甚至在甘肃金塔时就指出其目的地为下马崖:

我们将穿过无人考察过的沙漠走很远的路程,而离我们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在喀尔里克山的东北部。……毛目的一些汉族客商说,驼队有时沿某几条道去哈密和下马崖(Bai,这就是我的目的地)。①

斯坦因一行在明水找到从肃州经十二墩到哈密的路,除派穆罕默德·亚库卜带一队沿哈密大道分途赴哈密外,而斯坦因本人则带领考察队从明水经镜儿泉、大石头,而后北上翻过喀尔里克山最东端的沟谷直赴下马崖。② 因为不是成熟的商道,过大石头后,斯坦因考察队在戈壁与山谷中迷失了方向。③ 当其历经艰辛,翻越峡谷抵达下马崖考察时,曾派助手阿弗拉兹·古尔先去“堡垒遗址”(下马崖)实地勘察。斯坦因根据阿弗拉兹·古尔带回的草图与照片,判断下马崖古城不是很古老,大概是在康熙、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时候修建的堡垒之一,用意是保卫哈密这个立足点。或是认为这座城不是“很古老”,斯坦因并未在下马崖过多停留,其本人甚至未亲履下马崖古城勘察,仅隔一天便踏上赴巴里坤路程。④

结 语

由沁城经小堡、上马崖至下马崖,再由下马崖向西达巴里坤的这条线路,是哈密翻越天山以北的重要通道之一,其下马崖古城即与清王朝平定西域,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有重要关系。18世纪中叶以前,准噶尔部曾在此地游牧,因此留有蒙古语地名“摩垓图”“多都摩垓”“德都摩垓”等。至迟于雍正九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驻扎图古里克、摩垓图时,在其地筑城防御。雍正十三年撤换大军,清军亦在其地设卡防守。至乾隆二十一年,阿睦尔撒纳被清军击败后,该地撤卡汛,划归哈密回民为世业,其城遂废。其地初称“摩垓图”。乾隆初年,清军与准噶尔对峙之时,称为“多都摩垓”,不过在具体使用时地名前部为汉语意译,后部则是音译,成为汉蒙合璧的地名,即方位“上、下”,加“摩垓、莫艾”字样。而满文档案中译为“shang mau ai”⑤,亦源于此。嘉道以后,则多使用“上、下莫艾(爱)”,将“德都摩垓”视为旧名,如林则徐指出“德都摩垓,即今之上莫艾”,陶保廉《辛卯侍行记》曰“旧设汛哨之德都摩垓,今名上莫艾”;当地维吾尔族百姓则称其地为“巴依”“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第1卷,第766页;[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译:《踏勘河西走廊古遗址》,第233页;斯坦因由明水至下马崖(Bai)的路线,参见《斯坦因中国新疆与甘肃考察地图》(*Index To Maps of Portions of Chinese Turksitan and Kansu: From Surveys Made During The Exploration of Sir Aurel Stein. K. O. I. E (1900-01, 1906-08, 1913-15)*)。

② 参见[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秦立彦译:《踏勘河西走廊古遗址》,第250页。

③ 参见[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第1卷,第766—770页。

④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记》,第1卷,第772页。

⑤ 《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将商莫艾等处赏给哈密贝子玉素布令其属耕种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21册,第46页。